



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六

學四

存養持敬附



程子曰。學之而不養。養之而不存。是空言也。○學在知其所有。又養其所有。○見之既明。養之既熟。養然而行之。其進曷禦焉。○學至涵養。其所得而至於樂。則清明高遠矣。○或曰。惟閉目靜坐。為可以養心。曰。豈其然乎。有心於息慮。則思慮不可息矣。○問。君子存之。如何其存也。曰。必有事焉。而勿正。心勿忘。勿助長。乃存之之道也。○問。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。曰。求則是

有思也。思則是已發也。然則何所據依。何以用功哉。曰。存養而已矣。及其久也。喜怒哀樂之發。不期中而自中矣。○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。何也。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。雖則心操之則存。捨之則亡。然而持之太甚。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。亦須且恁去。如此者只是德孤。德不孤必有鄰。到德盛後自無窒礙。左右逢其原也。○問每常遇事。即能知操存之意。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。曰。古之人耳之於樂。目之於禮。左右起居盤盂几杖。有銘有戒。動息皆有所養。今皆廢此。獨有理義之養。心耳但存此涵養意。久則自熟矣。敬以直內。是涵養意。言

不莊不敬。則鄙詐之心生矣。貌不莊不敬。則怠慢之心生矣。○要脩持他這天理。則在德。須有不言而信者。言難為形狀。養之則須直不愧。屋漏與慎獨。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。○或謂張繹曰。吾至於閒靜之地。則洒然心悅。吾疑其未善也。繹以告程子。程子曰。然。社稷宗廟之中。不期敬而自敬。是平居未嘗敬也。便平居無不敬。則社稷宗廟之中。何敬之改脩乎。然則以靜為悅者。必以動為厭。方其靜時所以能悅。靜之心又安在哉。○德盛者物不能擾。而形不能病。形不能病。以物不能擾也。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。疾病慘戚而心不動。由養之

有素也。非一朝一夕之力也。○心之躁者不熱而煩。不寒而慄。無所惡而怒。無所悅而喜。無所取而起。君子莫大於正其氣。欲正其氣。莫若正其志。其志既正。則雖熱不煩。雖寒不慄。無所怒。無所喜。無所取。去就猶是。死生猶是。夫是之謂不動心。○聖人不記事。所以常記得。今人忘事。以其記事。不能記事。處事不精。皆出於養之不完固。○問獨處一室。或行暗中。多有憂懼何也。曰。只是燭理不明。若能燭理。則知所懼者妄。又何懼焉。有人雖知此。然不免懼心者。只是氣不充。須是涵養久。則氣充。自然物動不得。然有懼心。亦是敬不足。

張子曰。正心之始。當以己心為嚴師。凡所動作。則知所懼。如此一二年間。守得牢固。則自然心正矣。○求心之始。如有所得。久思則茫然復失。何也。夫求心不得。其要鑽研太甚。則惑心之要。只是欲平曠。熟後無心。如天簡易不已。今有心以來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。無由得虛。切不可令心煩。求之太切。則反昏惑。孟子所謂助長也。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。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。

龜山楊氏曰。古之學者。視聽言動。無非禮。所以操心也。至於無故不徹琴瑟。行則聞珮玉。登車則聞和鸞。蓋皆欲收其放心。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。

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。常存此心。勿爲他事所勝。即欲慮非僻之念。自不作矣。孟子有夜氣之說。更熟味之。當見涵養處也。於涵養處著力。正是學者之要。若不知此存養。終不爲己物也。○今之學者。雖能存養。知有此理。然日晝之間。一有懈焉。遇事應接。舉處不覺打發。機械即離間而差矣。唯存養熟。道理明。習氣漸爾消鑠。道理油然而生。然後可進。亦不易也。

朱子曰。自古聖賢。皆以心地爲本。○聖賢千言萬語。只要人不失其本心。○古人言志帥心。君須心有主張。始得。○心若不存。一身便無所主宰。○繞出門便千岐萬轍。

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。如何得是。○心在羣。妄自然退。

聽。○人只有箇心。若不降伏得。更做甚麼人。

一云如何做得事成

○人只一心。識得此心。便無走作。雖不加防閑。此心常在。○人精神飛揚。心不在殼子裏面。便害事。○未有心不定。而能進學者。人心萬事之主。走東走西。如何了得。○只外面有些隙罅。便走了。問莫是功夫間斷。心便外馳否。曰。只此心繞向外。便走了。○人昏時。便是不明。繞知那昏時。便是明也。○今人心脊然在此。尚無惰慢之氣。況心常能惺惺者乎。故心常惺惺。自無吝慮。○人常須收斂箇身心。使精神常在這裏。似擔百十斤擔相似。

須硬著筋骨擔○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
有八九分了。却看道理有窒礙處。却於這處理會。爲學
且要專一。理會這一件。便只且理會這一件。若行時心
便只在行上。坐時心便只在坐上。○學者爲學未問真
知與力行。且要收拾此心。令有箇頓放處。若收斂都在
義理上安頓。無許多胡思亂想。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。
於義理上重。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。如秤令有低昂。
即見得義理自端的。自有欲罷不能之意。其於物欲自
無暇及之矣。苟操舍存亡之間。無所主宰。縱說得亦何
益。○存得此心。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。若不照管。存

養要做甚麼用。○今於日用間。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
裏。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。便是渾然天理事
物之來。隨其是非。便自見得分曉。是底便是天理。非底
便是逆天理。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。便如執權衡以
度物。○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。却去理會此道理者。
無是理。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。便須有箇真心發見。
從此便去窮理。○大槩人只要求箇放心。日夕常照管
令在。力量既充。自然應接從容。○存心只是知有此身。
謂如對客。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。○但操存得在時。
少間他喜怒哀樂。自有一箇則在。○心存時少。亡時多。

存養得熟後。臨事省察不費力。○平日涵養之功。臨事持守之力。涵養持守之久。則臨事愈益精明。平日養得根本固善。若平日不曾養得。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。從這裏積將去。若要去討。平日涵養幾時得。又曰。涵養之則。凡非禮勿視聽言動。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皆是。○明底人便明了。其他須是養。養非是如何。推擊用工。只是心虛靜。久則自明。○問。靜中常用存養。曰。說得有病。一動一靜。無時不養。○平居須是儼然若思。○須敬守此心。不可急迫。當栽培深厚。我如種得一物在此。但涵養持守之功。繼繼不已。是謂栽培深厚。如此而優游涵

泳於其間。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。苟急迫求之。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。只是私己而已。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。○大凡氣俗不必問。心平則氣自和。惟心虛一事。學者之通病。橫渠云。顏子未至聖人。猶是心虛。一息不存。即為粗病。要在精思明辨。使理明義精。而操存涵養無須更離。無毫髮間。則天理常存。人欲消去。其庶幾矣哉。○人能操存此心。卓然而不亂。亦自可與入道。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。豈易量耶。○人心本明。只被物事在上。蓋蔽了。不曾得露頭面。故燭理難。且徹了。蓋蔽底事。待他自出來。行雨回看。他既喚做心。自然知得是非善

惡○心須常令有所主。做一事未了。不要做別事。心廣大如天地。虛明如日月。要閉心却不閉。隨物走了。不要閉心却閉有所主○心得其正。方能知性之善○學者工夫。且去剪截那浮泛底思慮○學者常用提省此心。使如日之升。則羣邪自息。他本自光明。廣太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。照管他便了。不要苦着力。着力則反不是○大抵心體通有無。該動靜。故工夫亦通有無。該動靜。方無透漏。若必待其發而後察。察而後存。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。惟涵養於未發之前。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。不中節者少。體察之際。亦甚明。雷易爲着力○問

心要在腔子裏。若慮事應物時。心當如何。曰。思慮應接。亦不可廢。但身在此。則心合在此。曰。然則方其應接時。則心在事上。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。曰。固是要如此○人一箇心。終日放在那裏去。得幾時在這裏。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。今人終日放去。一箇身恰似箇無稍工夫底船。流東流西。船上人皆不知。某嘗謂人未讀書。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。然後可以讀書。求得義理。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。心飛揚那裏去。如何得會長進○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。曰。敬便在腔子裏。又問如何得會敬。曰。只管恁地來做甚麼。纔說到敬。便是更無可說○

以敬為主。則內外肅然。不忘不助。而心自存。不知以敬
為主。而欲存心。則不免將一箇心。把捉一箇心。外面未
有一事時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。不勝其擾擾矣。就使實
能把握得住。只此已是大病。況未必真能把握得住乎。
○涵養本原之功。誠易間斷。然纔覺得間斷。便是相續
處。只要常自提撕。分寸積累。將去久之自然接續。打成
一片耳。講學工夫。亦是如此。莫論事之大小。理之淺深。
但到目前。即與理會到底。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。○今
之人。知求鷄犬。而不知求其放心。固為大惑。然苟知其
放而欲求之。則即此知求之處。一念悚然。是亦不待別

求入處。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。由是而持敬以存
其體窮理以致其用。則其日增月益。自將有欲罷而不
能者矣。○學者日用之間。以敬為主。不論感與未感。平
日常是如此涵養。則善端之發。自然明著。少有間斷。而
察識存養。擴而充之。皆不難乎為力矣。○涵養須用敬。
進學則在致知。無事時且存養。在這裏提撕。警覺。不要
放肆。到講習應接時。便當思量義理。○問涵養須用敬。
涵養甚難。心中一起一滅。如何得主。一曰。人心如何教
他不思。如周公思兼三王。以施四事。豈是無思。但不出
於私則可。一曰。某多被思慮紛擾。思這一事。又牽走那事。

去。雖知得亦自難止。曰。既知得不是。便當絕斷了。○涵養此心。須用敬。譬之養赤子。方血氣未壯實之時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。養之於屋室之中。而謹顧守之。則有向成之期。纔方乳保。却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。偃然不顧。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。○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。敬不足以盡涵養否。曰。五色養其目。聲音養其耳。義理養其心。皆是養也。○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。就所以大學之道。只從格物做起。今人從前無此工夫。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。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。更不於操存處用力。縱使窺測得十分。亦無實地可據。大抵敬字徹上

徹下之意。格物致知。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。○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。曰。真箇是難把持。不能得久。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。孟子牛山之木一章。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。或又謂把持不能久。勝物欲不去。曰。這箇不干別人事。雖是難。亦是自着力把持。常惺惺不要放倒。覺得物欲來。便着緊不要隨他去。這箇須是自家理會。若說把持不得。勝他不去。是自壞了。更說甚爲仁由已。而由人乎哉。又曰。把心不定。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。○問心不能自把捉。曰。自是如此。蓋心便能把捉自家。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。唯有以義理涵養耳。○

問某平時所為把捉這心教定。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。曰。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。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。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。久後便無此理。只是這邊較少。那邊較多。便被他勝了。如一車之火。以少水勝之。水撲處纔滅。而火又發矣。○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工。此却不枉費心力。曰。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。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。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。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。○問涵養於未發之初。令不善之端旋消。則易為力。若發後則難制。曰。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。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

謂之中。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。未發時固當涵養。不成發後便都不管。或云這處最難。因舉橫渠戰退之說。曰。此亦不難。只要明得一箇善惡。每日遇事須是體驗。見得是善。從而保養取。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。○聖人之心。如明鏡止水。天理純全者。即是存處。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。衆人則操而存之。方其存時亦是如此。但不操則不存耳。存者道心也。亡者人心也。心一也。非是實有此二心。各為一物。不相交涉也。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。方其亡也。固非心之本然。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。却待反本還原。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

心來換却。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。不亡便存。中間無空
隙處。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。而雖舜禹之間。亦以精
一爲戒也。○問心思擾擾。曰程先生云。嚴威整肅。則心
便一。一則自無非僻之干。只纔整頓起處。便是天理。別
無天理。但常常整頓起。思慮自一。○求放心。不須注解。
只日用十二時中。常切照管。不令放出。即久久自見功
效。義理自明。持守自固。不費氣力也。○答胡季隨書。曰。
近有問以放心求心者。嘗欲別下一語云。放而知求。則
此心不爲放矣。此處間不容息。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。
功夫要切處。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。豈藉外以求之哉。

○答張敬夫書。曰。來喻所謂學者。先須察識端倪之發。
然後可加存養之功。則熹於此不能無疑。蓋發處固當
察識。但人自有未發時。此處便合存養。豈可必待於發
而後察。察而後存耶。且從初不曾存養。便欲隨事察識。
竊恐浩浩茫茫。無下手處。而毫釐之差。千里之謬。將有
不可勝言者。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
據。人須是學顏子之學。則入聖人爲近。有用力處。其微
意亦可見矣。且如洒掃應對進退。此存養之事也。不知
學者將先於此。而後察之耶。抑將先察識。而後存養也。
以此觀之。則用力之先後。判然可觀矣。來教又謂言靜。

則溺於虛無。此固所當深慮。若以天理觀之。則動之不能無靜。猶靜之不能無動也。靜之不能無養。猶動之不可不察也。但見得一動一靜。互為其根。敬義夾持。不容間斷之意。則雖下靜字。元非死物。至靜之中。蓋有動之端焉。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。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。蓋當此之時。則安靜以養乎此。爾固非遠事絕物。閉目兀坐。而偏於靜之謂。但未接物時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。則事至物來。善端昭著。而所以察之者。益精明爾。伊川先生所謂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。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。發則方有可觀也。周子之言。主靜乃就中正

仁義而言。以正對中。則中為重。以義配仁。則仁為本爾。非四者之外。別有主靜一段事也。來教又謂。熹言以靜為本。不若遂言以敬為本。此固然也。然敬字工夫。通貫動靜。而必以靜為本。故熹向來。輒有是語。今若易為敬。雖若完全。然却不見敬之所施。有先有後。則亦未得為諦當也。至如來教所謂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。靜以涵動之所本。動靜相須。體用不離。而後為無滲漏也。此數句卓然。意語俱到。謹以書之座右。出入觀省。此心此性。人皆有之。所以不識者。物欲昏之耳。欲識此本根。亦須合下。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。而加功焉。方始見得。

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
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

象山陸氏曰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
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
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不能
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人賊賊之耳放
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
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賊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
而防閑其賊賊放失之端日久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
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

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賊賊
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得
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耳

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靈本體
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

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
非敬也飾私智以爲竒非敬也要知無敢慢而已語曰
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
爲人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論持
敬○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

不定。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。不是事累心。乃是心累事。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。不可惡也。○學者先務。固在心志。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。則是絕聖棄智。有欲屏去思慮。思其紛亂。則是須坐禪入定。如明鑑在此。萬物畢照。是鑑之常。難為使之不照。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。亦難為之不思慮。若欲免此。惟是心有主。如何為主。敬而已矣。有主則虛。虛謂邪不能入。無主則實。實謂物來奪之。今夫瓶甕有水實內。則雖江海之浸。無所能入。安得不虛。無水於內。則停注之水。不可勝注。安得不實。大凡人心不可二用。用於一事。則他事更不能入者。事

為之主也。事為之主。尚無思慮紛擾之患。若主於敬。又焉有此患乎。所謂敬者。主一之謂敬。所謂一者。無適之謂一。且欲涵泳主一之義。一則無二三矣。言敬無如聖人之言。易所謂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須是直內。乃是主一之義。至於不敢欺。不敢慢。尚不愧于屋漏。皆是敬之事也。○執事須是敬。又不可矜持太過。○嚴威儼恪。非敬之道。但致敬須自此入。○敬而無失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。敬不可謂中。但敬而無失。即所以為中也。○一不敬。則私欲萬端生焉。害仁此為大。○動容貌。整思慮。則自然生敬。敬只是主一也。主一則既不之東。又

不之西。如此則只是中。既不之此。又不之彼。如此則只是內。存此則自然天理明。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。涵養此意。直內是本。○或問燕處僂肆。心不怠慢。有諸。曰。無之。入德必自敬始。故容貌必恭也。言語必謹也。雖然。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。拘迫則不能入矣。○

張子曰。學者欲其進。須敬其事。則有立。有立則有成。未有不敬而能立。不立則安可望有成。

上蔡謝氏曰。敬是常惺惺法。心齊是事事放下。其理不同。○問敬之貌如何。曰。於儼若思時可見。問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。曰。矜持過當。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。便有失要。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。○問敬慎有異否。曰。執輕如不克。執虛如執盈。慎之至也。敬則慎在其中矣。敬則外物不能易。學者須去却不合做底事。則於敬有功。敬換不得。方其敬也。甚物事換得。因指所坐亭子曰。這箇亭子須只喚做白岡院亭子。却着甚底換得。曰。學者未能便窮理。莫須先省事否。曰。非事上做不得工夫。也須就事上做工夫。如或人說動中有靜。靜中有動。有此理。然靜而動者多。動而靜者少。故多着靜不妨。人雖是卓立中塗。不得執一邊。○或問正其衣冠。端坐儼然。自有一般氣象。某嘗行之。果如其說。此是敬否。曰。不如

執事上尋便更分明。事思敬。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若只是靜坐時有之。却只是坐如尸也。

和靖尹氏曰。某初見伊川時。教某看敬字。某請益。伊川曰。主一則是敬。當時雖領此語。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。祁寬問如何是主一。曰。敬有甚形影。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。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。其心收斂更著。不得毫髮事。非主一而何。

朱子曰。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。堯曰。欽明。舜曰。溫恭。聖敬日躋。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。○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。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。說堯之德。都未下別字。欽

是第一箇字。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。大事小事。莫不本於敬。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。方看得道理盡。看道理不盡。只是不曾專一。或云主一之謂敬。敬莫只是主一。曰。主一又是敬字注解。要知事無小無大。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。遇事時如此。無事時也如此。○敬字工夫。乃聖門第一義。徹頭徹尾。不可頃刻間斷。○敬之一字。真聖門之綱領。存養之要法。一主乎此。更無內外精粗之間。○敬則萬理具在。○聖人言語。當初未曾關聚。如說出門。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等類。皆是敬之目。到程子始關聚。說出一箇敬來。教人然。敬有甚物。只如畏

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。只收斂身心。整齊純一。不恁地放縱便是敬。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。中庸所謂致中和。尊德性道問學。大學所謂明明德。書曰。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。聖賢千言萬語。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。人性本明。如寶珠沉溷水中。明不可見去了溷水。則寶珠依舊自明。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。便是明處。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。主定一面格物。今日格一物。明日格一物。正如游兵攻圍拔守。人欲自消鑠去。所以程先生說敬字。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。把箇敬字抵敵。常常

存箇敬在這裏。則人欲自然來不得。夫子曰。為仁由己。而由人乎哉。緊要處正在這裏。○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。然未始不貫。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。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言忠信。行篤敬。這是一副當說話。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。存心養性。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。正心誠意。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。若只恁看似似乎參錯不齊。千頭萬緒。其實只一理。揚道夫曰。泛泛於文字間。祇覺得異實。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。曰。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。則餘者皆兼攝在裏。聖賢之道如一室然。雖門戶不同。自一處行來便入得。但

恐不下工夫爾。因歎敬字工夫之妙。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。故曰脩己以敬。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。只緣子路問不置。故聖人復以此答之。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。則其事皆了。或曰。自秦漢以來。諸儒皆不識這敬字。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。學者知所用力。曰。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。近世程沙隨猶非之。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。方着箇敬字。全不成說話。聖人說脩己以敬。曰敬而無失。曰聖敬日躋。何嘗不單獨說來。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。則無君親無長之時。將不敬乎。○敬之一字。學者若能實用其力。

則雖程子兩言之訓。猶爲剩語。如其不然。則言愈多。心愈雜。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。○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。只要隨事專一。謹畏不放逸耳。非專是閉目靜坐耳。無間目無見。不接事物。然後爲敬。教正齊收斂。這身心不敢放縱。便是敬。嘗謂敬字似甚字。恰似箇畏字相似。○敬只是收斂來。程夫子亦說敬。孔子說行篤敬。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聖賢亦是如此。只是工夫淺深不同。聖賢說得好。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感物而動。性之欲也。物至知知。然後好惡形焉。好惡無節於內。知誘於外。不能反躬。天理滅矣。○爲學則自有箇大要。所以程子推出一

箇敬字與學者說。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。放在模
匣子裏面不走作了。然後逐事逐物看道。○學固不在
乎讀書。然不讀書。則義理無由明。要知無事不要理會。
無書不要讀。若不讀這一件書。便闕了這一件道理。不
理會這一事。便闕這一事道理。要他底須着些精彩方
得。然泛泛做又不得。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為本。然後心
定理明。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也是散
說要人敬。但敬便是箇關聚底道理。嘗愛古人說得學
有緝熙于光明。此句最好。蓋心地本自光明。只被利欲
昏了。今所以為學者。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。所以下緝

熙字。

緝如緝麻之意。熙則訓明字。

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。

此物有此理。自然見得。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。見他人
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。何嘗不光明。然只
是纔明便昏了。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
曾照見。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。○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
也。然這話頭高。卒急難湊泊。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。故
伊川只說箇敬字。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。庶幾執捉
得定。有箇下手處。縱不得亦不至失。要之皆只要人於
此心上見得分明。自然有得爾。然今之言敬者。乃皆裝
點外事。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。遂覺累墜不快活。不若

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。則尤省力也。但此事甚易。只如此提惺。莫令昏昧。一二日便可見效。且易而省力。只在念不念之間耳。何難而不為。○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。唯程子看得重。人只是要求放心。何者為心。只是箇敬。人纔敬時。這心便在身上了。○人之為學。千頭萬緒。豈可無本領。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。只是提撕此心。教他光明。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。然剛健有力。○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。最是敬之一字有力。人之心性。敬則常存。不敬則不存。○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。如敬字只是將來說。更不做將去。根本不立。故其他零

碎工夫。無湊泊處。明道延平。皆教人靜坐。看來須是靜坐。○問敬者德之聚。曰。敬則德聚。不敬則都散了。○只敬則心便一。○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。○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。人當放肆急惰時。纔敬便扶策得此心起。常常會恁地。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。○敬不是只恁坐地。舉足動步。常要此心在這裏。○敬且定下。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。此為根本。然後可明。若與萬物並流。則如眯目播糠。上下四方易位矣。如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。問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。曰。然。○敬則天理常明。自然人欲慾空。消治。○人能存得敬。則吾心湛

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○心
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
審問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○持敬之
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嚴恪動容貌整思
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
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○
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○問
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○問二程專
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
語嘿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

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
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
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
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
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
敬曰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
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
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○問敬之
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
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

事小心謹畏。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。無多岐之感。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。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。主此一也。靜而無邪妄之念者。亦主此一也。主一蓋兼動靜而言。靜而無事。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。未審然否。曰。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。出入之息。比句不可曉。○問主一。曰。做這一事。且做一事。做了這一事。却做那一事。今人做這一事未了。又要做那一事。心下千頭萬緒。○問主一如何用工。曰。不當恁地問。主一只是主一。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。如人喫飯喫了便飽。却問人如何是喫飯。先賢說得甚分明也。只得恁地

說。在人自體認取。主一只是專一。○問或人專守主一。曰。主一亦是然。程子論主一却不然。又要有用。豈是守塊然之主一。呂與叔問主一。程子云。只是專一。今欲主一。而於事乃處置不下。則與程子所言自不同。○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。如一日萬機。須要並應。曰。一日萬機也。無並應底道理。須還他逐一件理會。但只是聰明底人。却見得快。○問閑邪則固一矣。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。曰。只是覺見邪在這裏。要去閑他。則這心便一了。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。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。更不消說又去閑邪。恰如知得外面有賊。今夜須用防他。則便

惺了。既惺了。不須更說防賊。或問閑邪主一如何。曰。主一似持其志。閑邪似無暴其氣。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。主一則守之於內。二者不可有偏。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。○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。無適之謂一。又曰。人心常要活。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。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。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。心存則物來順應。何有乎滯。曰。固是。然所謂主一者。何嘗滯於一事。不主一。則方理會此事。而心留於彼。這却是滯於一隅。又問以大綱言之。有一人焉。方應此事未畢。而復有一事至。則當如何。曰。也須是做一件了。又理會一

件。亦無雜然而應之理。但甚不得已。則權其輕重可也。○人有躁妄之病者。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。故心不能宰物。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。若使主一不二。臨事接物之際。真心現前。卓然而不可亂。則又安有此患哉。或謂子程子曰。心術最難執持。如何而可。程子曰。敬。又嘗曰。操約者。敬而已矣。惟其敬足以直內。故其義有以方外。義集而氣得所養。則夫喜怒哀樂之發。其中節者寡矣。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。以爲集義所生。而繼之曰。心有事焉。而勿正。心勿忘。勿助長也。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。夫必有事焉者。敬之謂也。若曰其心儼然。常若

有所事云爾。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。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。豈足以亂吾之知思。而宜不宜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。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。而何躁妄之有哉。○問：「下手工夫。」曰：「只是要收斂此心。莫要走走。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。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。便也是不收斂。問：「莫是主一之謂敬。」曰：「主一是敬。表德只是要收斂。處宗廟只是敬。處朝廷只是嚴處。問：「只是和便是持敬。」○問：「靜時多為思慮紛擾。」曰：「此只為不主一。人心皆有此病。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。逐旋行去。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。大凡理

只在人身中。不在外面。只為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。故本原固有者。日加昏蔽。豈不可惜。○問：「程子以敬教人。自言主一之謂敬。不之東又不之西。不之此又不之彼。如此則何時而不存。」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。蓋禮則嚴謹。樂則和樂。兩者相須而后能。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。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。又曰：「既得後。便須放開。不然却只是守。故謝子因之為展托之論。又恐初學勢須把持。未敢便習展托於斯二者。孰從孰違。」曰：「二先生所論敬字。須該貫動靜者方得。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。固敬也。及其應物而酬酢

不亂者亦敬也。故曰毋不敬。儼若思。又曰事思敬。執事
敬。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。禮樂固必相須。然所
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。非是著意放
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。然欲胷中無事。非敬不能。故程
子曰。敬則自然和樂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。此可
見也。既得後須放開。不然。却只是守者。此言既自得之
後。則自然心與理會。不為禮法所拘。而自中節也。若未
能如此。則是未有所自得。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。亦非
謂既自得之。又却須放教開也。○問敬而無失。則不偏
不倚。斯能中矣。曰。說得慢了。只敬而無失。便不偏不倚。

只此便是中。○問敬而無失。莫是心純於敬。在思慮則
無一毫之不敬。在事為則無一事之不敬。曰。只是常敬
敬。即所以中。○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。然專王於內。
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。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。曰。謝
尹二說難分內外。皆是自己心地工夫。事上豈可不整
齊嚴肅靜處。豈可不常惺惺乎。○問主敬只存之於心。
少寬四體。亦無害否。曰。心無不敬。則四體自然收斂。不
待十分着意安排。而四體自然舒適。着意安排則難久。
而生病矣。○今所謂持敬。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。事
樣塞放懷裏。只要胷中常有此意。而無其名耳。○問持

敬患不能久。當如何下工夫。曰。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。要得一箇直截道理。元來都無他法。只是習得熟。熟則自久。○問。先持敬。令此心惺惺了。方可應接事物。何如。曰。不然。又問。須是去事物上求。曰。不然。若無事物時。不成。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。且無事物之時。要你做甚麼。○動出時。也要整齊。平時也要整齊。問。乃是敬貫動靜。曰。到頭底人。言語無不貫動靜者。○問。敬通貫動靜而言。然靜時少。動時多。恐易得撓亂。曰。如何都靜得。有事須着應。人在世間。未有無事時節。若事至前。而自家却要主靜。頑然不應。便是心都死了。無事時。敬在裏面。有

事時。敬在事上。有事無事。吾之敬未嘗間斷也。且如應接賓客。敬便在應接上。賓客去後。敬又在這裏。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。此却是自撓亂。非所謂敬也。故程子說。學到專一時方好。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。程子此段。這一句是緊要處。○近世學者之病。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。所以事事滅裂。其言敬者。又只說能存此心。自然中理。至於容貌詞氣。徃徃全不加工。又況心慮荒忽。未必真能存得耶。程子言敬。必整齊嚴肅。正衣冠。尊瞻視為先。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。如此乃是至論。○答胡廣仲書曰。敬之一字。真聖學始終之要。向

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。然後有以用力於此。疑若未安。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。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。持守堅定。涵養純熟。固已久矣。是以大學之序。特因小學已成之功。而以格物致知為始。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。而曰必先致其知。然後敬有所施。則未知其以何為主。而格物以致其知也。故程子曰。入道莫如敬。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。又論敬云。但存此久之。則天理明。推而上之。凡古昔聖賢之言。亦莫不如此者。試考其言。而以身驗之。則彼此之得失見矣。○問人如何發其誠敬。消其欲。曰。此是極處了。誠只是去了許多偽敬。只

是去了許多怠慢欲。只是要窒。○誠敬寡欲。不可以次序做工夫。數者雖則未嘗不串。然其實各是一件事。不成道。敬則欲自寡。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。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。但恐一旦發作。又却無理會。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。養得如此了。固是無病。但一日意外病作。豈可不服藥。敬只是養底工夫。克己是去病。須是俱到。無所不用其極。○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。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。○問持敬與克己工夫。曰。敬是涵養操持。不走作。克己則和根打併了。教他盡淨。○問且如持敬。豈不欲純一於敬。然自有不敬之念。固欲與己相反。愈制

則愈甚。或謂只自持敬。雖念慮妄發。莫管他。久將自定。還如此得否。曰。要之邪正本不對立。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。若有主。邪自不能入。○問。嘗學持敬。讀書心在書。爲事心在事。如此頗覺有力。只是瞑目靜坐時。支遣思慮不去。或云。只瞑目時。已是生妄想之端。讀書心在書。爲事心在事。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。曰。靜坐而不能遣思慮。便是靜坐時不曾敬。敬只是敬。更尋甚敬之體。似此支離。病痛愈多。更不做得工夫。只了得安排杜撰也。○大凡學者。須先理會敬字。敬是立脚去處。常要自省得。纔省得便在此。或以爲此事最難。曰。患不省察爾。覺得

間斷。便已接續。高難之有。操則存。舍則亡。只在操舍兩字之間。要之只消一箇操字。到緊要處。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。若此意成熟。雖操字亦不須用。○問。一向把捉待放下。便覺恁衰頹。不知當如何。曰。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。把捉。若要去把捉。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。是生許多事。若知得放下不好。便捉掇起來。便是敬。曰。靜坐久之。一念不免發動。當如何。曰。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。若是好事。合當做底事。須去幹了。或此事思量未透。須着思量教了。若是不好底事。便不要做。自家纔覺得如此。這敬便在這裏。○敬莫把做一件事看。只是收拾

自家精神專一在此。今看來學者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。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。意思都恁地不專一。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。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。只是觀山玩水也。煞引出了心。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。如世上一等閑物事。一切都絕意。雖似不近人情。要之如此方好。○敬有死敬。有活敬。若只守着主一之敬。遇事不濟之。以義辯其是非。則不活。若熟後敬便有義。義便有敬。靜則察其敬與不敬。動則察其義與不義。如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不敬時如何。坐如尸。立如齊。不敬時如何。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。則

內外透徹。○涵養須用敬。處事須是集義。○敬義只是。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。繞行是義。合目是敬。開眼見物便是義。○方未有事時。只得說敬以直內。若事物之來。當辯別一箇是非。不成只管敬去。敬義不是兩事。○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。○敬要回頭看。義要向前看。○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。然大要用工夫。恐在敬之一字。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處曰。能敬以直內矣。亦須義以方外。能知得是非。始格得物。不以義方外。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。物亦不可格。又問。恐敬立則義在其中。伊川所謂弼諸中。

彪諸外是也。曰：雖敬立而義在也，須認得實方見得。今有人雖胸中知得分明，說出來亦是見得，千了百當，及應物之時顛倒錯謬，全是私意，亦不知聖人所謂敬義處。全是天理，安得有私意？○問：持敬曰：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，猛省提撕，使心不昧，則是做工夫底本領。本領既立，自然下學而上達矣。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，即渺渺茫茫，恐無下手處也。○問：主一工夫兼動靜否？曰：若動靜收斂，心神在一事上，不胡亂思想東去西去，便是主一。又問：由敬可以至誠否？曰：誠自是真實，敬自是嚴謹。如今正不要如此看，但見得分曉了，便下工夫做將

去。如整齊嚴肅，其心收斂，常惺惺數條，無不通貫。○或以此心不放動為主，敬之說曰：主敬二字，只恁地做不得，須是內外交相養。蓋人心活物，須是窮理。○問：敬先於知，然知至則敬愈分明。曰：此正如配義與道。○以身驗之，乃知伊洛拈出敬字，真是學問。始終日用親切之妙，近與朋友商量，不若只於此處用力。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，直到聖賢究竟地位，亦不出此。○答何錫書曰：持敬之說甚善，但如所諭，則須是天資儘高，底人不堪假脩為之力，方能如此。若顏曾以下，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亂氣上做工夫。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，須就規矩

繩墨上守定。便自內外帖然。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
正容謹節於外乎。且放僻邪侈。正與莊整齊肅相友。誠
能莊整齊肅。則放僻邪侈。決知其無所容矣。既無放僻
邪侈。然後
到得自然莊整齊肅。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。亦不能多
地位。豈容易可及哉。談請以一事驗之。儼然端莊。執事恭恪時。此心如何。怠惰
頹靡渙然不收時。此心如何。試於此審之。則知內外未
始相離。而所謂莊整齊肅者。正所以存其心也。又曰。此
心操之則存而敬者。所以操之之道也。今乃於覺而操
之之際。指其覺者。便以為存。而於操之之道。不復致力
此。所以不惟立說之偏。而於日用工夫。亦有所間斷。而

擾之患。此最是合理會處。其要莫若主一。遺書中論此
處甚多。須反復玩味。據目下看底意思。用工譬如汲井。
漸汲漸清。如所謂未應事前。此事先在。既應之後。此事
尚存。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。須是思此事時。只思此
事。做此事時。只做此事。莫教別底交互出來。久久自別。
看時似乎淺近。做時極難。又曰。所論收斂。則失於拘迫。
從容。則失於悠緩。此學者之通患。於是二者之間。必有
事焉。其惟敬乎。拘迫則非敬也。悠緩則非敬也。但當常
存乎此。本原深厚。則發見必多。而發見之際。察之亦必
精矣。若謂先識所謂一者。而後可以用力。則用力未篤。

所謂一者。只是想象。何由意味深長乎。

勉齋黃氏曰。敬是束得箇虛靈。知覺住。如火炬束得緊時。

那燄頭直上。不束則散滅了。○主敬致知。兩事相為經

緯。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。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。○

持守之方。無出主敬。前輩所謂常惺惺法。已是將持敬

人心。曾內事模寫出了。更要去上面生支節。只恐支離

無緣脫灑。○問前輩說主一無適。是說得已發時。敬如

惺惺收斂。是說得未發時。敬曰。未須要辨未發已發。且

就自家心一息之間。幾番已發未發。雖數千萬變。豈無

可辨認。且如一箇大鏡。相似恁地。光皎在這裏。人來照

不周也。愚意竊謂。正當就此覺處。敬以操之。使之常存

而常覺。是乃乾坤易簡。交相為用之妙。若便以覺為存

而不加持敬之功。則恐一日之間。存者無幾何。而不存

者。什八九矣。○劉蕢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為難。曰。無許

多事。只是一箇敬。徹上徹下。只是這箇道理。到剛健。便

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。

溫公謂人以為如制悍馬。如

我而已。如轉戶。樞。何難之有。

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六

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七

學五

存養 持敬 靜附

南軒張氏曰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。然要將箇敬來治心。則不可。蓋主一之所謂敬。敬是敬。此也。只敬便在此若謂敬為一物。將一物治一物。非惟無益。而反有害。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。卒為助長之病。以下論持敬曰。誠者天之道。敬者人事之本。敬道之成。則誠而天矣。然則君子之學。始終乎敬者也。人之有是心也。其知素具也。意亂而欲汨之。紛擾臬兀。不得須臾以寧。而正理益以蔽塞。萬

